

内容

非竞争性社会	1
前言	1
简介	2
什么是左派、右派和伪左派	3
竞争的问题	6
规则	13
目标	14
手段	19
附录A：我们对技术的看法	24
附录B：我们对现有运动和组织的看法	25
参考资料和说明	27

非竞争性社会

作者：Miloslav Číž

(drummyfish) 11月0.21,11版

2020

在CC0公共1.0,领域发布(<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

可在https://gitlab.com/drummyfish/my_writings/blob/master/non-competitive%20society.md。

关键词：社会、竞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非暴力、自由软件、FOSS、开放源代码、自由文化、协作、技术、全民基本收入、和平主义、民主、素食主义、理想主义、左派、右派、平等

前言

我认为这段文字附带一点元信息可能是有益的，这样可以清楚地了解背景。让我把它写在这里。

这是由一个人写的--我，*drummyfish*。它反映了我的个人意见、想法、受教育的信念和我迄今所创造的生活哲学，不仅涉及政治，而且涉及技术、哲学和社会。

这篇文章是用**复数**写的，好像是由一个集体的作者写的，他们都持有我的观点，所以也许属于一个**运动**，但请记住，到目前为止只有我。我只是发现这样写很舒服，也许是因为我喜欢想象我的想法被更多人采纳。

我的教育是在技术领域，而不是历史或政治。我也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种文字。为了解释潜在的错误，必须说这么多。

我写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具体目的--我不打算发起一场运动，尽管我也不反对它的形成。我只是发现，写作帮助我探索和分析思想，并在其他方面帮助我个人。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分享思想。我所想象的这项工作的一个实际用途是它

我最近发现自己经常重复自己的论点，并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表述自己的论点--现在我可以简单地指出这篇文章的段落了。

如果有人发现这项工作有任何用处，我将很高兴你使用它。你可以分享它，出售它，编辑它，在它的基础上发展，等等。你完全可以用它做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CC0弃权下将其作为**公共领域**分享，以体现我即将提出的观点的精神。我相信，你用这个文本做什么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

本文件与任何现有的组织或运动没有关系，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助。

简介

这份文件概述了一个可能的理想人类社会的模式，以及随后的生活哲学，如果被许多人采纳，将导致基本实现它。

但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是的，也不是--不是在通常意义上，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最近历史上的失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暴行。然而，这是一个**极左**的想法（其定义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追求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使用的方法在许多方面都是新的，不同的是**非暴力、和平、进化，反对右派以及左派民粹主义和假（伪）左派（如女权主义、LGBT和反法）**，并根据最近的历史、对资本主义后期阶段的观察、现代技术的状况等进行修订。

我们的理论主要是将现有的思想，包括古老的和现代的（如无政府主义、非暴力、自由文化、分布式系统），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并试图展示和证明其结果是一致和有效的。正如已经暗示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非常缓慢地开始用**协作取代竞争**--当前社会背后主要但过时的驱动力。我们提供了所有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它是重要的，以及我们想如何在**没有暴力**和尽可能少的伤害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考虑到没有变化可以在零伤害的情况下实现）。

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担忧不是因为它有缺陷，也不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理想还很远，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接近理想，而是通过支持和加强资本主义、商业、民族主义、竞争等，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想要实现的，**并不像主流共产主义那样**，是一场革命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只是把**社会的方向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与许多团体不同的是，在与其他团体的竞争中，我们主要是在寻找**真理**，而不是把一种思想仅作为一种武器或工具来获得权力。我们的目标不是权力或打败竞争对手，我们的目的是寻找真理，对真理的了解自然会导致一个更好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的决策，我们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基于**理性和逻辑**。因此，如果我们支持一个有人向我们证明是错误的想法，根据逻辑和科学证据，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应该立即放弃它，重新评估并改变我们的方法，因为继续支持一个已经被证明是与我们的目标相违背的想法，这简直是疯狂的，与我们自己作对。

为了寻求真理，我们必须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放弃所谓的**捷径思维**。这是一种允许我们通过简单记忆联想来快速评估各种概念的思维方式，例如，**懒惰是不好的，盗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罪犯应该受到惩罚**，等等。

捷径思维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能力在任何时候充分评估所有的概念，但在科学工作中，它可能导致完全**错误的结果**，因为我们简单地避免评估和检查那些可能不再成立的事实。捷径思维经常被政治家滥用，用来为那些在逻辑上不成立的目标和手段进行辩护。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因此需要我们尝试根据我们的目标来评估我们正在使用的概念，并自己推导出其中的关系。

关于理想主义，我们经常听到批评者说它是危险的。追求理想--如共产主义--在历史上不就是对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吗？对此，我们说不是。一直以来，只有对理想的**暴力和强制**追求才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正是这种力量--而不是目标--伤害了我们。另一方面，对理想的非暴力、非限制性的追求，如无数艺术家为寻求绝对和理想的美所做的努力，或科学家为用他们的理论寻求完美所做的努力，是使我们人类最繁荣的东西。我们打算走一条类似的道路。

我们提议的**非竞争性社会**是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自由文化、自由软件、多元文化主义、非暴力、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超集。

什么是左派、右派和伪左派

关于左翼和右翼政治这两个术语，有好有坏。我们需要明确这些术语的含义，因为我们会经常使用它们。

坏消息是，**对这些术语**有相当大的混淆，它们的确切含义并不广为人知，这被政客和民粹主义者广泛滥用。混乱背后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历史上这些术语的使用方式完全违反了它们的正确含义，例如纳粹或现在的美国民主党--都是非常右派的政党。纳粹分子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是一个左派概念），但他们的行动和价值观无疑是完全右派的（如下所述）。在另一端，“共产主义”政权--纯粹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左派概念--广泛实行右派行为，如极权主义。好消息是，存在一个极其简单的定义，可以非常容易地区分这两个术语。

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将使用的左和右的定义，因为我们可以从维基百科上找到这些定义。^[WRL]

- **右派**意味着支持社会**等级制度**。
- **左派**意味着支持社会**平等**（即反对等级制度）。

右派概念的一些例子是。

- **公司**。公司创造了**等级制度**，既包括外部的，即作为竞争者和所有者的相互之间，也包括内部的，即通过员工的组织。
- **民族主义**。倾向于造福或支持一个特定的群体--例如一个民族 - 在其他人面前，这就是右派的定义。
- **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以**竞争**为基础，意味着**强者（更成功者）站在弱者之上**。众所周知，它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不平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工资奴役，财富的极不平等分配，巨大的贫困等等。卡尔-马克思等人在描述这些影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MCM]

- **种族优越性。**很明显，一个种族站在另一个种族之上，顾名思义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
- **法西斯主义。**同样，一群被选中的人对其他人的**优越感**，非常明显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

一些（真正的）左派概念的例子是。

- **自由（开源）软件和硬件以及自由文化：**^{[FRS][FRC]}赋予每个人使用信息、技术和艺术的平等权利，是为了**消除**当人们被划分为所有者（拥有所有特权）和使用者（拥有有限特权）时所产生的**等级制度**。
- **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定义是试图**消除所有社会等级制度**及其原因，如资本主义和国家。^[AFQ]
- **和平主义。**反对暴力和战争是反对最普遍的武力手段，这种手段被用来建立**强者高于弱者**的等级制度。在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里，压迫他人（建立等级制度的一种努力）将是非常困难的。
- **multiculturalism 多文化主义。**虽然具有广泛的含义，但不同文化和种族共同生活的理念支持他们的平等，反对民族或种族至上等右派思想。
- **素食主义和动物权利倡导。**这些都将人类平等的理念延伸到了动物身上，也就是有生命的生命，也能感受到痛苦。素食主义者和动物权利活动家可能仍然不反对动物之间的自然等级和食物链，也可能在低级生命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他们的努力总是指向扁平化和至少部分地消除生命形式之间的等级。

我们故意不提共产主义，因为即使共产主义是基于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的非常左派的理想，但这个词与马克思主义和派生的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等右派手段的伪左派意识形态联系太紧密。对许多人来说，这个词与追求共产主义的不是很左的尝试的做法有关，如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

我们也来提一下我们将称之为伪**左派**（或假左派）的东西。伪左派运动通常被称为左派，可能拥有某些方面，但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左派的一些基本理念。这些运动通常来自极端资本主义的西方，在那里，真正的左派根本不存在了，甚至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

伪左派的一些例子是（不足为奇的盛行于美国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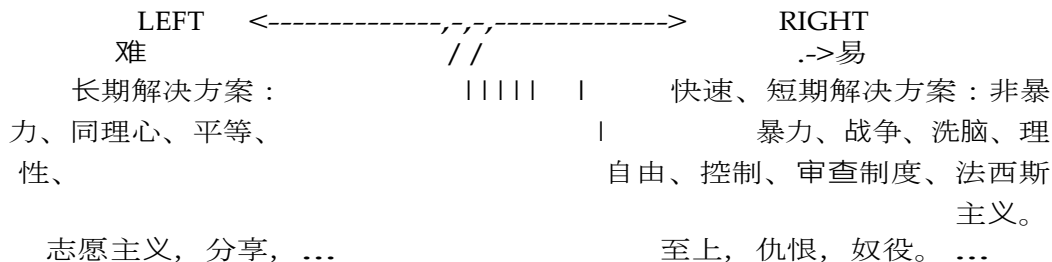
- **女权主义。**如今，许多人都认为女权主义已经退化为一场**争取女性优越感**^[FES]和获得政治权力的运动，使用的手段包括**强迫思想和法律，使用暴力和欺凌（法律、心理和身体）**，追求革命（如下文所述，我们反对）。这方面的例子包括**metoo欺凌**运动或支持自由软件开发的行为准则^[COC]。这符合我们的观察（在文中稍后解释），即运动的名称表明其目标--运动被命名为**女权主义（意味着女性）**，而不是**性别平等**。
- **LGBT：**LGBT已经走上了与女权主义相同的道路，**通过武力和恐惧获得权力**，不再关心平等问题，而是关心**同性恋者**等人对异性恋者和所有仅仅不同意LGBT福音的人的**斗争**（例如，同性恋婚姻）

和同性恋父母收养儿童）。他们臭名昭著的**自豪游行**已经成为一种**权力的展示**，给人一种旨在传播**恐惧和战争心态**的军事游行的印象。他们还参与了在软件开发中积极推动有害的行为准则^[COC]。LGBT对**实际的平等不感兴趣**，这一点得到了支持，因为LGBT并不赞同如今不受欢迎的性取向，支持这些性取向会使他们失去政治权力。这些包括例如恋童癖者、恋兽癖者和恋尸癖者，他们被当作**强奸犯和罪犯**来起诉（就像几十年前的同性恋者一样，也类似于使许多无辜者丧生的猎巫行动）。

- **反法组织**。反法组织是另一个反对右派概念的运动，但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暴力和压迫）团体，使用非常右派的**战斗、战争、暴力和压迫**手段，由其成员享有，使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右派团体，只是与其他右派团体如新纳粹竞争。为此，他们受到了真正的左派人士的批评和拒绝。^[AFC]
- **美国民主党**。该党在美国被称为左派，但这在今天显然只是一个**历史标签**。今天的民主党人和纳粹一样是左派。他们是资本家、^[DEC]民粹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只是比作为反对派的共和党人稍逊一筹，所以被称为左派只是出于方便，而不是因为事实的原因。真正的左派在美国基本上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形式，人们甚至不再广泛了解真正的左派意味着什么。

为了记录在案，让我们强调，我们**支持**所有人的社会平等，包括两性、同性恋和所有其他性取向，包括如今被起诉的性取向。

存在所谓的**马蹄铁理论**，即极左和极右的行为变得相似，就像马蹄铁的两端离其中心越来越近。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所说的极左派实际上是假左派，即原本是左派的东西，但是退化成了右派。下面的模型更准确地捕捉到了现实。



我们可以看到，左和右有明显的区别。与左不同的是，右提供了快速和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解决方案会变得非常糟糕），因此表现为一种**磁铁**，对每个人施加一种持续的力量，拉向右。因此，走向真正的左派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不断抵制这种力量，诉诸于有吸引力但错误的解决方案。这种力量使许多人从左派的道路上转移到假左派的道路上，这也是为什么右派在历史上一直很盛行。如果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使自己足够强大，能够抵制右派的磁铁，就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左派。

那些自称是**保守派**的人通常是右派，因为保守主义意味着保持旧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普遍是右派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普通和传统的**家庭观点**--即宁愿在社会其他成员之前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观点--从定义上来说是**右派的**。然而。

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家庭观，因此，通过反对右派，**我们并不是在反对家庭本身**！我们对家庭的看法只是不同。我们对家庭的看法只是不同。对我们来说，家庭是一群**在感情上最亲近的人**，因此他们希望，比如说，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完全支持。我们反对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损害其他孩子的想法。

竞争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文明喜欢把自己当成先进的，但自从离开丛林以来，它仍然没有解决**无条件保证每个人的食物和住所**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它正在处理无数灾难性的问题，表明了成功的反面。极端大规模的**贫困**^[POV]，而八个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与世界上较贫穷的一半人一样多，^[WDI]**战争和犯罪**，**生活环境的极端破坏**，**道德滑坡**，**监视和失去隐私**，限制人们的自由，侵略性广告，人们的**心理健康**^[MHD]和幸福感下降，**金融危机**，大规模枪击等**恐怖行为**，**媒体控制**，**财阀（失去民主）**和许多其他问题。虽然人们普遍看到了这些问题，并承认它们的威胁和解决的必要性，但很少有人做出额外的步骤--或许是被引导着不去做--去真正寻找**根源**，这是唯一可以有效应用治疗方法的地方。治标是社会所要做的一切，尽管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时间足够长，我们总是会找到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最终只是**竞争**和右派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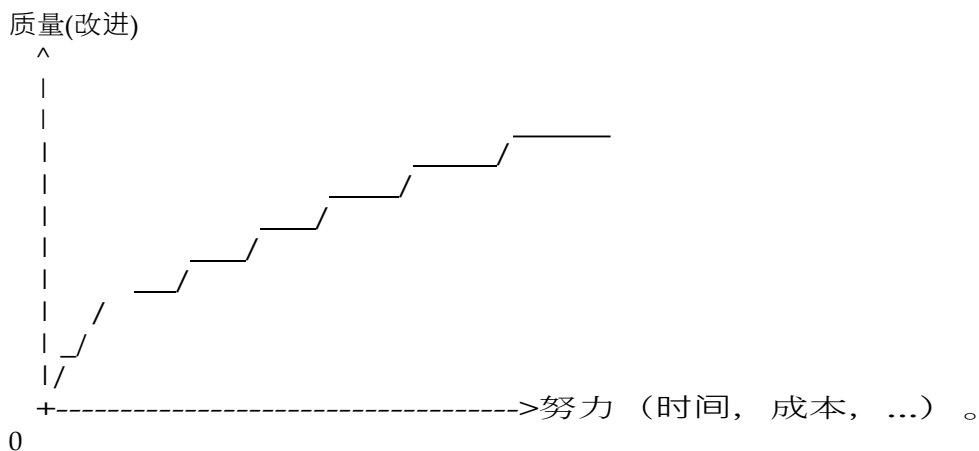
我们会经常谈论**资本主义和竞争**--这两个词并不等同，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所分析的问题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交换使用这些词。我们认为**竞争**是所提出的问题的最终根源，但由于**资本主义**（一种基于竞争的制度）在今天是绝对普遍的，可以很好地观察到，并且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同时它也是所提出的竞争问题的最大表现，我们有时会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来表示一个基于**竞争的社会**。没有竞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而且（正如我们将试图表明的那样）基于竞争的社会将导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不能被**修复**，因为唯一的修复意味着摆脱竞争，这将立即摆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但当它像今天这样广泛传播时，它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文化、艺术、政治和人们的心态。

自由软件之父Richard Stallman在他的GNU宣言中写道：^[GNM]。

“竞争的范式是一场竞赛：通过奖励赢家，我们鼓励每个人跑得更快。当资本主义真的以这种方式运作时，它做得很好；但其捍卫者假设它总是以这种方式运作是错误的。如果跑步者忘记了提供奖励的原因，而一心想要赢，无论如何，他们可能会找到其他策略，比如，攻击其他跑步者。如果选手们打起了拳头，他们都会晚点完成比赛”。

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许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为市场制定法律和规则的原因。的确，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竞争的原则，也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后期阶段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不幸的是，竞争是**不可持续的**。让我们仔细看看

看看从长远来看会发生什么。



这张图显示了改进对投入的努力的依赖性，称为 *学习曲线*。[它实际上适用于任何改进--运动员的表现取决于他花了多少时间训练，象棋技能的提高，产品的质量取决于投入了多少金钱和时间等等。请注意曲线的**非线性**--我们已经改进的越多，改进的成本就越高。或者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进变得越来越昂贵**。(即使曲线有时看起来有点不同，例如有一个S形，或者甚至在开始时显示出加速的改进，例如在摩尔定律的情况下，总有一个点，因为我们正在接近物理极限，所以改进的速度会减慢)。

例如，如果你决定开始慢跑，而以前没有运动过，你会看到最初的快速改善--在几个星期内，你将能够慢跑甚至几倍的距离和速度。但你的进步越大，你会看到越小的进步。当你已经慢跑多年，几周的额外训练肯定不会使你慢跑更远几倍。

为什么这个事实对我们很重要？它将向我们表明，斯托尔曼先生在其宣言中所说的 - 竞争者打起拳头来--并不是只有坏人才会做的事情。这表明，如果他们想在竞争中获胜，这是**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要**做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改进的成本越来越高--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微不足道的改进才会让公司付出极其巨大的投资。从这一点来看，公司不能再通过改善其产品来有效地竞争--在这一努力中倾注的资金将以蜗牛的速度不断改善质量，使其变得越来越慢。由于该公司现在处于停滞状态，它的竞争对手很快就会赶上它，将自己的竞争产品改进到非常相似的质量水平，到那时，小的随机波动（如时尚）将不可预测地决定哪家公司将被顾客所青睐。

然而，停滞不前的公司为了有效地花钱，可以做的是投资**伤害竞争对手**，或以其他不道德的方式争取他们的地位（例如，用虚假广告**强迫**产品，利用政治权力等）。伤害竞争的方式有很多，有合法的（不一定是道德的），也有非法的。它可能只是通过购买竞争者、以不公平的价格进行斗争、建立卡特尔、腐败、诽谤、法律斗争、专利拖拽、技术战争、媒体战争来破坏竞争，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例如通过秘密侵犯客户的利益。

隐私等等。即使人们会觉得暂时降低价格是件好事，但所有提到的做法都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有益承诺，并伤害了社会，至少是造成了垄断，阻止了竞争者的实际改进和创新，有些甚至是对人民和社会的直接危险。

最近资本主义腐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技术。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而故意遮遮掩掩，^[FRC]不必要的负担系统--如**DRM**、广告或**间谍软件**--内置于产品中，**消费主义**驱动的无意义的负担功能（**膨胀**），^[SUC]对客观上更好的方式（如自由软件中的自由）的斗争和敌意，反对能够**修复**技术（苹果），这些只是现代技术的一些特征，它们**不是**一个例外，它们是**标准**。^[TGE]

公司可以被看作是为追求一个目标而编程的机器--**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不去创新，不去为社会做贡献，不去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只是为了利润。法律对公司不构成道德标准，它们只构成了一个要克服、绕过或摧毁的障碍。公司是一个**精神病患者**^[CAP]，他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来统治人们。

公司是一种机器，具有智能，但没有像人类那样的情感、同理心或良心。它在人类身上运行，内部有**人类**，但其结构是这样的：由此产生的更高的实体完全不像人类。^[CNH]它利用人类的智慧来决定如何最好地获利，但由于道德行为在这方面是一个**障碍**，它已经进化到有机制来防止道德行为。这往往表现为员工说“不要责怪我，**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每个人都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谋生，没有人可以被责备，然而，公司却一直在做可怕的事情。这种机器的一个极端例子是纳粹的灭绝营，很少有人会赞同大规模发生的事情，但由于责任的分散和**每个人都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有难以想象的人数被谋杀了。

有些人仍然认为，公司就像人一样--只是有些人有坏心眼，行为不光明。他们说，只有**公司主义**是坏的，小公司则不同。这种说法与事实相差甚远，因为**为了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中取得成功，公司不能承担只有道德行为的劣势**。一个打算生存的小公司始终是一个**有抱负的公司**。决定只按道德行事或不抓住机会成为公司意味着放弃优势，并最终输给那些不按道德行事的人--就像在丛林中那些决定不抓住一切机会生存的人将直接死亡。这很简单--如果你不尽你所能击败你的对手，你就会输给那些做的人。事实上，看一看现实世界就能证实这一点。

是的，你可能已经看到一个小公司表现得很好，甚至一个大公司作为公关行动做了一些好事--这是可能的。但从长远来看，有道德的小公司要么被竞争者吞噬，要么发展壮大，被迫改变其行为，走向不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公司行为不道德、所做的坏事远远超过好事的概率会趋于100%。

如果我们对未来、改善、稳定和可持续性感兴趣，我们只需首先看我们的模型在长期内是如何表现的，分析**后期阶段**，而不是早期或中期阶段。从长远来看，竞争会退化成**寡头政治--胜利者的统治**，他们只会加强自己的地位，削弱任何潜在的反对威胁。所谓的

资本主义的好处，如**供求**原则--即人们的需求被鼓励由市场提供--在资本主义晚期阶段分崩离析，因为需求成为拥有足够资源的公司可以任意**控制和创造**的东西，例如通过广告、心理操纵、媒体操纵、有目的地拒绝控制资源、创造任意的问题以随后提供解决方案等。有一些互联网公司成功地将动物的粪便卖给了人们。^[SHE]人们的真正需求不再是控制市场应该努力创造的东西，供应商（统治垄断者）自己决定了人们应该需要什么。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有道理的--竞争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向赢家承诺一些额外的东西来鼓励进步**，从而激励他们进行创新。资本主义制度承诺给赢家权力（财富、名声）和垄断（如版权或专利垄断，^[CMO]或只是通过金钱的力量进行垄断）。在最初阶段，当每个人都在起跑线上时，这**确实**鼓励了创新，但它最终恰恰导致了所承诺的结果--胜利者的权力和垄断，这对社会是极其有害的。**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承诺这样的奖励。**

我们可以在实践中看到这一点--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做一些彻头彻尾的恶心事--虐待动物、破坏环境、监视人们并出售他们的个人数据、针对儿童的广告、欺骗客户、虐待员工。仅以科技巨头为例。谷歌、脸书、微软、苹果、EA和许多其他公司，都背负着越来越长的不道德行为清单。^[非技术性公司也不例外。]^[CUB]一个公司有这样的行为**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规则**。一个商人，一个营销人员，这些都是**腐败、欺诈和道德滑坡**的象征，是每部电影和小说中的坏人，但我们却让这些人管理我们的社会。

资本家滥用捷径思维，试图通过承诺**自由**来欺骗人们，然而，这不是人民的自由，而是市场的自由--**追求利润而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由**--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工资奴役、资源控制、媒体控制和其他权力滥用来**剥削他人**和限制他人的自由。虽然人们被告知他们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如果他们对工作条件不满意，他们可以简单地辞职换工作--但实际上一个人是无法找到一份待遇良好的工作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表明的，公司必然会有不道德的行为和虐待工人。因此，这种选择工作的自由在实践中变成了**奴隶选择主人的自由**。

他们告诉我们，在自由市场上，我们有选择不同产品的自由，迫使生产者试图通过更好的产品质量来竞争。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总是真实的，只要看看我们被提供的东西，例如在技术领域：**资本主义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在Windows和Mac之间**，都是专有的臃肿的间谍锁定的滥用技术。我们有选择自由的假象，可以选择品牌，但我们不能选择不被虐待--甚至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和其他永远不应该被市场掌握的机构也不能。

大多数专家，甚至是资本家都同意，**完全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一场灾难**^[UCD]，我们至少需要对市场进行一些监管，以确保竞争的公平性或对客户的保护等事项。正如我们所说的，公司没有良心，只想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因此，一个不受约束的强大公司将很快采取不道德的做法，破坏任何竞争，并最终

危害到整个社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有应该站在公司之上并保护我们的机制--国家和市场法律。

然而，我们创造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迅速允许公司发展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力量，挣脱了旨在遏制野兽的笼子。旨在保护我们免受公司侵害的国家和法律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很快就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企业之上，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终将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小说中关于超级智能机器的故事，在追求程序化目标的过程中失去了控制，进而摧毁了我们的文明，现在就在我们眼前成为现实。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机器不是由金属和电线组成的，而是由人类自己组成的，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组织起来。

有些人，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即个人主义者），将垄断的出现归咎于国家，并说没有国家，市场就会**真正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意味着一个**真正不受限制和不受监管的市场**，而我们刚刚表明这对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尽管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反对国家，但我们认为市场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我们希望在消除国家之前消除市场。国家实际上是阻挡企业绝对权力的唯一剩余障碍。**没有国家，最强大的公司将取代其统治人民的地位**。它将开始创造自己的法律，与国家不同的是，国家至少**应该**为人民和共同利益工作，而公司，根据定义，毫不掩饰地，**只追求利润**，所以这种统治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痛苦。

右派会进一步争辩说，竞争，以及推而广之的资本主义，是**自然的、简单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支持它。虽然这句话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但结论并不成立。

是的，竞争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因为**进化的自然过程--或适者生存--**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一直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还有**杀戮、饥饿、种族主义和战争**，这些都是随着进化而来的。我们看到，自然的东西根本不意味着它应该被支持，因为它根本不意味着它对我们个人有好处。**也不是说自然的東西的反面就自动是不自然的--**有可能两种东西都是自然的。例如，自私和暴力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而利他主义和平也是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对立面显示在我们的行为中，取决于**我们决定支持哪一个**。

这一事实甚至得到了最著名的右派人士的承认，如希特勒之后的纳粹党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他说：[HGW]

“人民不想要战争，但他们总是可以被带到领导人的面前。这很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她们，她们正在受到攻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使国家面临危险。这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进化，以及对生存权的竞争，是自然界**寻找最强基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有效的**--但对我们这些个体来说不是。进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快乐或不痛苦，而是让我们成为奴隶，成为参与宇宙中最伟大实验的实验室老鼠。对我们来说，进化只是一个**残酷**的过程。它不会让我们更快乐，而是让我们受苦。它不会使我们自由，而是通过使我们必须不断战斗和竞争来奴役我们。

拥有一个基于竞争的社会，例如通过实施资本主义，其作用与**丛林**使弱者受苦、只有强者生存的意义完全相同。从这种痛苦中诞生的**文明**理念的全部目的是为了**摆脱丛林**、残酷、奴役和不可预测性。通过追求文明，我们有意识地决定追求一种**社会**进步，这本身意味着创造一个非常**不自然**但更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人--强者、弱者、工作和不工作的人都不会被判处死亡或痛苦。或者至少，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接近这个理想。

资本主义--一种特殊类型的丛林--通过如今实现不再相关的那种进步--**技术进步**--来创造工作的假象，但实际上没有实现任何我们一直在争取的**重要的**那种进步--**社会进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技术上更先进的石头和棍子，而不是用石头和棍子来互相争斗，但我们并不比在丛林中更快乐或更少痛苦。我们没有取得放弃奴隶和主人概念的进步，而只是用枪取代了主人的鞭子，用金属制成的工具取代了奴隶的木制工具。如今，我们能够让汽车环绕火星，或在虚拟现实中或在我们的袖珍设备上玩成千上万个超现实的视频游戏，但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它，以仍然无法保证人类的基本需求为代价，放弃我们的道德，不可逆转地破坏我们的环境并走向灾难？

因此，关键是要明白，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人类通过进化直到现在成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物种不再受到其他物种的威胁时，**进化和竞争从现在开始只会对我们有害**。通过继续参与其中，我们是在为进一步进化付出痛苦的代价，这完全没有必要，也不会带来任何更多的好处。我们在购买对我们不再有用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强调，通过放弃进化（通过竞争改进），**我们决不会放弃我们的进一步进步和改进**，我们只是选择不同的、无害的手段，如**合作**。让我们也注意到，如上所述，我们不会放弃进化和竞争的概念本身，只是将其**应用于社会**。它们在娱乐（如游戏）、科学（如进化编程）等方面的应用仍然是完全可以的。我们只是认为，虽然大富翁这个棋盘游戏很有趣，很适合和朋友一起玩，但把它应用于现实世界，让资本家用真实的人命来玩，是不可接受的残酷行为。（你知道大富翁被设计成对资本主义的模仿和批判吗？而且，最近有一个版本的游戏提倡欺骗，作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固有部分？

最糟糕和最有害的普遍保守思想之一是关于**工作**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工作是指一个人为了生活而被迫从事的令人不快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他成为事实上的**奴隶**。保守派，但也只是广大民众，仍然认为工作（即一种奴隶制）在今天和将来都应该是生活的前提，因为到目前为止一直如此。它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创造了**捷径的思维模式**，如**更多的工作等于好，懒惰等于错**。

在我们的文明之初，人们需要为了生存而承受工作的痛苦，这绝对是事实，在历史的后期，这种情况仍然居多。随着技术的发展，为了生存而需要做的工作越来越少，但社会等级制度的平行演变利用了这种既定的对工作奴役的接受，并开始将其越来越多地转变为许多人对少数人的奴役。如今，这种情况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随着

我们的先进技术，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活，实际上只需要人类做极少量的工作，但为了**不死**，人们需要不遗余力地工作。怎么会这样呢？**工作**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奴隶主的工具，利用了例如，所谓的**工资奴役**。对人的极端虐待正在发生，人们被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工作。所有这些人们被要求做的额外的不必要的工作（所谓的**狗屁工作**，如广告或监视），资本家用来进一步虐待做这些工作的人，即奴隶本身奴隶主（如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宣传正在大力宣传和传播一个人必须工作到这种程度才能生存的错误想法，他们实际上成功地使被洗脑的奴隶自己支持**创造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奴隶制），而我们，人民，应该要求更少的工作！我们应该要求诸如自动化或监视等。我们应该要求诸如**自动化和全民基本收入**，使我们的生活不那么悲惨。

现在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理想主义。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左派极端顾名思义是没有痛苦的天堂，而右派极端则是地狱，除了暂时处于顶端的少数人，其他所有人都在受苦。因此，不存在**过分**向左倾斜的问题，**总是**向左倾斜得更多才好（见定义左派和右派的章节，了解马蹄铁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的原因**。为了证明向右倾斜的合理性，经常提出的一个无稽之谈是，**左派的理想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的确，它和任何理想一样是一个乌托邦，但正如我们刚才所写的，接近一个乌托邦总是比远离它要好。倾向于乌托邦总是比倾向于乌托邦要好。

反对左派乌托邦的另一个论点是**中庸之道**--有些人（即中间派）说我们需要左右的**平衡**，对此我们也**不同意**。虽然平衡比右派的极端要好（尽管仍然不是真的好），但平衡总是**不稳定的**，带来了滑向右派乌托邦的危险。社会总是有一种趋势，开始滑向它所选择的的原则的极端，作为其基础。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并希望通过选择极端和原则来利用它，使之成为（真正的）左派，即好的。

有些人还认为，试图实现理想（如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它在**历史上从未大规模建立过**（注意，较小规模的社会已经实施，见下文）。这就像争论我们把人送上火星的努力是徒劳的，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或者我们不应该尝试治愈癌症，因为它是不可能的，原因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论点未能反驳实现我们目标的可能性，它只是表明它可能是困难的，不可能的，或者我们还没有达到必要的进步水平，从而允许它。一切都必须在某个时间点上首次发生--就像我们的火星之旅将随着技术进步而发生一样，我们在这里描述的社会成就将随着**社会进步**而出现。

让我们补充一下，我们理想社会的概念，如无政府主义和自愿主义，正在并且已经在小规模甚至大规模上发挥作用。在互联网和技术的背景下，我们刚刚看到大型的、世界范围内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和联合的系统、网络 and 社区的兴起，**没有中央当局**的工作，如**Fediverse**（一个大型的相互连接的社会网络），**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和基于分布式账本的系统（如区块链）。如**区块链**）、**点对点网络**，如**torrent**协议或**PeerTube**视频流网络、**Tor**网络、**自由和开源软件开发**以及**互联网本身**，在设计上没有中心节点或控制当局。在历史上。

已经有许多社区按照同样的原则开展工作，例如**佐米亚（Zomia）**的土地，一个约有1亿人的社区，没有政府和社会等级制度。^[ZOM]乌克兰**自由领土**是另一个著名的历史无政府主义社区的例子，它有大约700万人口，按照联邦的原则工作。^[FTU]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找到一个很长的无政府主义社区的来源清单。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的**基本收入**实验，并取得了积极成果。^[BIE]

如今，一个主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伟大神话是，**战斗**是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我们被告知要接受我们的整个生命将是一场战斗，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奋斗**。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这是错误的**。斗争只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有时能够取得快速的成功，但只是短期的成功，随后是堕落，是失败者的报复，具有长期的负面后果。斗争通常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之一**，对双方都具有破坏性，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生命形式才会采用这种方法。还有许多其他更好的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如讨论、外交、教育、合作和不合作、表明立场、树立榜样，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无视或逃避问题，都比打斗要好。我们人类，这个已经进化到不再受到其他物种威胁的物种，凭借我们高度进化的技术和通信能力，实际上已经不再出现除战斗外没有其他选择的紧急情况。**恐惧**和战斗的必要性如今被那些依赖这种社会存在的当权者所构建和助长，正如上面赫尔曼-戈林的那句话所承认的那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恐惧文化**，一个由巴里-格拉斯纳推广的术语。到现在为止，战斗实际上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错误方式。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战斗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会为这个想法而战斗。

另一个神话是，竞争和盈利动机是**进步的唯一动力**。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进行创新，原因有很多--出于**需要**，自然的好奇心和无聊，寻求欣赏、经验和社会接触，**利他主义**，出于**习惯**，**追求更高的善和生活的意义**。许多最具创新性的发明是由业余爱好者和业余人士在业余时间完成的，没有任何盈利的目标！例如，为互联网提供动力的Linux自由软件操作系统内核，^[LKC]或维基百科，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由志愿者编写。退休人员即使不再需要工作也会继续工作，只是因为**有意义的活动**是人们想用自己的生命去做的。

规则

我们反对基于由当局（**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成文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原因很多，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反对它。关于这些原因的详细解释，请参见伟大的、自由许可的文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常见问题**》。^[AFQ]我们的理想社会不是由当局制定的书面法律，而是**道德法律**。

但什么是道德？让我们把道德简单地看作是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它导致了善**。对于**什么是善**这个直接的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善只是我们的理想社会**。我们有时也会使用**道德**一词--其含义相似，但**道德**是关于个人的，可能会根据情况而改变，而**道德**是关于整个社会的更普遍的规则，通常是恒定的。例如，我们说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不道德的**，而收集贵重物品的行为可能是**不道德的**，也可能不是，这取决于

做这件事的个人的情况和动机--如果意图是囤积财富，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这导致了资本主义，但它**不会**是不道德的，例如作为创建一个公共博物馆的一部分。

道德不是主观的吗？很大程度上，它们绝对不是--即使历史上不同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道德，任何这样的文明总是形成一个**大的群体，分享相同的道德**（例如，基于基督教）。我们打算在这里不做任何不同的事情，只是让这个群体成为整个世界。

我们的道德并不是什么外星规则，人们必须花大力气重新学习，它们实际上与源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现有道德非常相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宗教的思想大多是社会主义和左派的（而不幸的是，围绕宗教的政治通常是右派的，例如宗教战争）。例如，耶稣的教导包括非暴力、非竞争和分享（“*转过脸去*”，“*如果有人向你扔石头，也要用面包扔回去*”），关心他人（“*爱你的邻居*”）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思想。**佛教**主张不做坏事，不夺取或伤害任何生命，不说谎，以及其他类似的生活行为。**[锡克教]**传统上经营社区厨房（所谓**langar**，在大多数大城市都可以找到），任何人来了都可以免费得到食物，不分宗教、性别或种族。^[LAN]**伊斯兰教**还宣称慈善、宽容、宽恕和仁慈（是的，它确实如此）。^[ISL]因此，尽管如今这些古老的道德观正在衰落，但它们已经是我们心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是在**改进和更新**它们，并试图扭转它们的衰退。

我们社会的道德仅仅由**我们的共同目标和逻辑法则**来定义。任何知道并同意这个简单的共同目标的人，并有推理能力（一个更先进的社会的绝对大多数人都有），都能够**推导出道德，并验证**他们从别人那里学到的道德的正确性。请注意，这与**抵制权威机构改变的分布式系统有相似之处**，例如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加密货币系统。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规则不能被任何当局改变**，因为没有外部当局为人民制定法律，法律来自内部，来自人民自己，因此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民主**。这就消除了法律被少数有权势的人操纵的问题--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社会上不断出现这种情况。

确实不得不说，预测社会中行动的后果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有时可能无法推断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或者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们承认这一点，错误会发生。重要的事实是，在我们的理想社会中，人们对强制执行他们的意见和议程不感兴趣，而是真正寻找**真理**，并对被证明是错误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改变他们的意见完全开放，因为这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有最好的条件来发现真相，并尽量减少错误。

目标

需要记住的是，**我们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然而，这并不是绝望的理由--我们有意创造这个**理想**，就像数学家创造的**理想模型**一样，尽管它们永远无法与现实完全匹配，但却非常**有用**。这个理想的社会模型为我们设定了一个**方向**，并允许其与现实世界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我们的目标是**要让**

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社会。

继续说数学，形式理论是建立在公理之上的，即我们认为是真实的简单陈述，不需要，甚至不能够被证明。我们理论的基本思想--我们的公理--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它是对我们所提议的社会的所有支持者的共同目标的一个简单和一般的陈述。这就是这个声明。

众生可以感受到快乐或痛苦。我们作为众生，希望所有众生（包括我们自己）都能平等地感受到尽可能多的快乐，并尽可能少地遭受痛苦。

或者说，换句话说，**按着他们的需要给所有人**。

请注意，这是一个左派的目标，因为它寻求平等地惠及所有的生物。这个目标的右派版本也可以制定，即：

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希望自己（或我所在的一个小团体）尽可能多地感受到快乐，尽可能少地遭受痛苦，甚至在损害他人的情况下。

我们的左派目标给了每个人一个永远不会沉到谷底的保证（尽可能好），因为社会成员将永远关心每一个其他生命的幸福，而不是痛苦，甚至会牺牲一点自己的幸福来消除其他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右派的目标是一种**抽奖**--如果你足够幸运，生来优越，或者仅仅是纯粹的机会，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快乐，但如果不是，你将沉入底层，遭受痛苦--**要么全部，要么一无所有**。

我们相信，当涉及到所有生命的生死和痛苦问题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在彩票面前选择确定性。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典型的彩票的预期价值是**负的**，也就是说，数学客观上建议**不要去玩**。^[LOT]我们在资本主义中看到的彩票就属于这种彩票--在现实世界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成功。因此，从逻辑上讲，至少绝大多数不成功的人应该**反对**这种彩票，从概率上讲，**所有人都应该反对**这种彩票。我们希望通过在这里表明有可能接近，从而进一步证明左派的目标是正确的。

我们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左派**，反对右派和伪左派思想（注意措辞 - 我们反对的是**思想**，而不是人）。与右派和伪左派不同，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为了赢得与对方的战斗而战斗**，我们**不希望**错怪我们反对的人，我们**不寻求**惩罚他们或对他们进行报复。那将是一个原始的目标，使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历史。我们寻求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寻求的正是消除这种掠夺性和战争心态--**不是为了赢得一场战争，而是为了消除战争**。**不是为了压迫我们反对的人，而是为了消除对任何人的任何和所有的压迫**。通过这一点，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我们想要一个社会，其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这些权利**不需要争取**，也不能失去。例如，在目前的社会中，我们一直有一个事实上被保障的权利，即对其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需求：**空气**。没有人必须配得上空气，**空气也不能从任何人身上夺走**，即使是最坏的罪犯（至少在不再有死刑的较文明的国家）。我们相信这种权利是好的，并希望努力将同样的权利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基本事物上，比如简单的**生活本身**和拥有**个人自由**。

作为左派，我们支持社会所有成员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平等，即所有人类，以及延伸到动物和所有活着并能感受到痛苦的人。

让我们强调，我们只是在谈论**社会平等**，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平等，因为这项工作只涉及**社会框架**。我们根本不主张例如身体或智力上的平等，也就是说，我们不主张政治正确，也不主张掩盖不同种族的人或两个性别之间存在差异的事实，也不主张让人们在身体上平等。我们认为人们是不同的，我们接受这种差异和多样性。我们说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防止任何痛苦，每个人的痛苦，不分青红皂白**。无论是重要的科学家、罪犯还是无法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的智障人士，他们都可能遭受同样的痛苦，而我们希望消除任何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允许指出人们和群体之间的身体和智力差异，例如开“**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的玩笑，而不进行任何审查，**这不会导致歧视吗？**它不会对所有人的平等理念产生负面影响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要理解。本着寻找长期解决方案的精神，解决根源而不是治标，我们只想确定，错误的不是**指出差异**，**歧视**（创造社会等级）才是不道德。在我们这个**没有竞争的社会**，**没有歧视的动机**，所以**政治不正确不会导致歧视**。如果人们接受了我们的思想，他们自然会停止歧视，因为它甚至不再有意义了。通过引入政治正确等概念，我们将对自由进行不必要的限制，这是不可以接受的。

有人说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告诉人们**种族主义**在言论中是可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以的，他们将永远无法**将两者分开**。对此我们表示反对！当前的社会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例如，我们允许在艺术中出现最恶劣的暴力，如电影和电子游戏，尽管有些声音说不是这样，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人们能够将娱乐媒体和现实生活分开**，特别是那些有足够教育和适当教养的人，我们支持并将其作为一个基本优先事项。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完全不介意在社会框架中反对的概念--如资本主义、竞争和暴力--在其他领域，如艺术、言论、科学和娱乐。

谈到众生和生命，我们可能很快也会开始问，**究竟什么是属于生命的？**正如已经指出的，我们把生命与痛苦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因此，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不会使用生命的生物学定义--这个定义很适合生物学家，但正如将被证明的那样，对我们没有好处。

我们宁可使用一个不同的定义--**行为**，特别是在痛苦方面，类似于我们的，人类的，我们认为的**生命**。请注意，这是一个**模糊的定义**，一个对**什么是生命**的问题没有给出二进制的**是或否**的答案。相反，它给了我们一个实数值，一个某物活着的**程度**。这样的模糊定义与我们的**道德法则**思想相辅相成，而不是像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法律**那样，形成黑白两极化的套路，因为政府需要给出**有罪或无罪**这样的二元判决。有了这个生命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认为，例如细菌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活着（因为它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行为非常不同），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杀死细菌是可以接受的。它使素食主义者能够吃植物，因为这些植物没有显示出与我们相似的痛苦迹象。它还允许我们认为人工智能随着它越来越像人类而逐渐变得更有生命力--一旦它开始显示出与我们一样的痛苦能力，我们就认为它是活着的。

并将我们的原则适用于它，就像我们对自己一样。

一个重要的观察显示，许多运动的一个大错误是关于他们对**目的或手段**的关注。当一个团体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它通常会着手指定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往往没有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关注手段的危险，而忘记了目标，让目标慢慢转移--或者最重要的是**被转移了**

- 完全在别的地方。如果没有时刻牢记最初的目标，运动就会退化，失去方向，但通过惯性保持其势头，成为一块危险的失控巨石，在社会上滚动。这就是以平等为目标开始的运动最终成为法西斯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记住始终**关注目标，而不是手段**，并仔细和正确地说明目标--手段总是会随之而来，而且它们的理由总是可以根据目标进行评估。

我们如何在实践中首先关注目标？一种方法是让自己不断地提醒它，让它随时可见，这样任何偏离它的行为都会立即清晰明显，打在我们的脸上，告诉我们要停止。出于这个原因，**目标应该是运动名称的一部分**。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两个类似的运动，一个专注于目标，另一个专注于手段

- 我们当然是在谈论**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放源代码**运动。虽然自由软件运动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它仍然坚定地坚持其最初的事业--软件用户的自由--并设法实现它。另一方面，开放源码运动有意抛弃了自由这个词，重新关注手段--*开放的*源代码。虽然开源运动对开源软件的定义与**自由软件的定义几乎相同**，因此在理论上两者应该是相同的，但通过这种从目标到手段的心理转变，我们看到开源世界迅速偏离了道德规范，失去了自由。用公司的利润代替自由的目标，通过对用户的欺骗，把依赖专有平台的软件称为**开放**，甚至开始把不符合**开放的**官方定义的程序和许可证称为**开放**，导致混乱，用户不再知道也不关心如何保护他们的自由。突出的例子包括安卓操作系统或微软为自己购买的开源品牌。(许多所谓的**开放源码**的支持者不再区分真正的开放源码程序 and 没有适当使用权的源码程序。他们甚至经常缺乏完全必要的知识来区分它们)。

资本主义是另一个注重手段的例子--**资本**、财富、利润。通过使资本成为中心点，它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导致社会的幸福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好处。而事实上，实践也正是如此。资本主义的任意辩解，如**看不见的手**，已被证明是完全不真实的，因为市场很快就需要巨大的法规来防止垄断、卡特尔、对消费者、其他竞争者、工人的不道德行为等。[UCD]

关于FSF，我们最近也看到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对它的批评越来越多。然而，这种批评并不是由同类问题引起的，而是不同的问题。例如，我们听到批评者说（我们也同意），FSF在他们的文章和视频中使用了非自由的许可证，也就是说，在对软件自由极为严格的同时，当涉及到与软件不同的作品时，他们愉快地背叛了这些想法，因此违反了自由文化的相关概念（不仅仅是忽视它，而是试图改变和曲解它）。[RAN]但让我们注意到，该组织的名称是

自由软件基金会--自由文化没有被提及，这不是他们的重点，因此，正如我们一直在解释的那样，他们不可能在这个事业上取得或做出很大的贡献。

关于目标定义的另一个极其常见和不可取的错误，可能源于资本主义思想，就是不宣称 "我们要实现A"，而是说 "我们要**打击B**"。这是错误的，因为。

- 首先，说我们要**与**一个不受欢迎的现象作**斗争**--无论是种族主义、贫困、不平等还是其他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是**斗争**而不是消除这个现象。那么，我们的兴趣就在于，自相矛盾，但顾名思义，**不是**消除这个现象，而是保持它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地与它斗争。这种悖论的一个常见的、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例如一家反病毒公司，它当然对计算机病毒的存在有兴趣。
- 其次，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段上--**战斗**--而且是**错误**的手段，因为战斗往往意味着暴力，而作为和平主义者，我们希望避免暴力，如果有的话，这应该是最后可能的选择。

这也许看起来像是浪费时间的文字游戏，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把我们的努力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使我们的方法接近于科学的方法。我们的目标的定义是这个方法的基础，它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绝对重要的部分，所以在它里面，类似于数学中公理的定义，我们需要努力做到非常精确。

自由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而这个词本身并没有说明什么，因为不存在一般的自由。例如，资本家支持市场的自由，这意味着压迫他人的自由。我们不赞成这种自由--我们要的是**个人的自由**，让他们过上生活，体验快乐，不受苦难--比如说不工作的**自由**。我们主张个人自由，**并不是**主张个人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因为这当然会允许他们做剥夺他人自由的事情。例如，我们不赞成做生意、杀人的自由等等。我们还应该重复这些对自由的限制，我们**不会**用暴力来执行，而是用非暴力的手段。然而，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少地**限制人们的自由，将其限制在绝对必要的最低程度。

这种个人自由所隐含的自由之一，也是我们非常支持的自由，就是一般的**绝对信息自由**。我们反对任何**知识产权法**（正如我们反对一般的私有财产，反对垄断^[CMOI]法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所有的信息都在**公共领域**，可以获得，不受审查，就像已经发生的数学公式一样。这些事业都符合我们的想法，也得到许多与我们无关的团体的支持。支持其中一些事业的理由由Richard Stallman^[FRS]或Lawrence Lessig（在他的《自由文化》一书中）等人给出。^[FRC]

我们还反对任何**市场、货币和私有财产**（尽管我们不反对个人财产，即占有）。无条件的交换仍然可以发生，但我们认为**武断地**让一个人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不道德的**，在我们这个非竞争性和无私的社会中，我们把它等同于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反对要求**报酬**（一个人可能负担不起），反对根据人们能提供的东西来歧视他们。如果**卖家需要**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来简单地接受。我们还认为，**供需**市场总是倾向于导致

竞争和资本主义。

最后，让我们记住，即使我们的目标可能极难实现--可能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变革都要困难得多--**只要达到一次就够了**，因为目标社会是**稳定的**--不像基于竞争、冲突和平衡的社会，其中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而且迟早会导致其崩溃。

手段

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总是首先关注**目标**，手段总是紧随其后，而且必须始终根据目标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估。一旦发现这些手段不能达到目标或与目标相悖，我们就必须放弃它们。

此外，我们高度偏爱，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偏爱本身符合目标的手段**--选择与目标相冲突的手段，例如为追求和平而进行战争，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我们是在使我们试图取消的东西合法化。

通往和平的道路是**爱**的道路，因此我们爱所有的生命，即使是那些伤害我们或我们不同意的人。即使我们有时与人发生冲突，出现负面情绪，我们也会理性地选择爱他们，把他们当作人类和生命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出于方便而选择说我们**讨厌**某人，但这只是意味着我们讨厌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行为方式或类似的属性，但我们从不讨厌一个人本身。爱每个人的概念是要记住的。

我们一般**反对暴力革命**，而这是伪左派所青睐的。革命方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惯性和对何时停止的分歧。如果我们选择暴力作为我们的行动方式，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同意到底什么时候停止，这将引起巨大的分歧，即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对于我们是否已经达到这一点也会有很大的分歧，因为衡量我们成功的数量是不可能精确的。请记住，由于我们的目标的性质，作为一个理想的模式，它很可能永远不会达到，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当我们达到目标时，我们将停止使用不合法的手段。即使我们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同意我们应该在某个时候停止使用非法手段，由于惯性和习惯的力量，一些人仍会继续使用这些手段，因为不可能在瞬间完全改变一大群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会有一群我们自己创造的人反对我们的目标。

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比如革命只是一种暴力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我们选择了**进化**的方法，或者说--为了避免与我们显示为不受欢迎的生物进化相混淆--一种**缓慢、和平的变化**。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思维要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生命范围**。这很难做到，但这终究是我们必须做的，也是我们预测人们应该能够越来越多地作为人类智力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来做的--在重要决策中依靠我们的智力和理性，而不是本能和情感，放弃自私，为尽可能多的人，包括未来的人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远见卓识者，预示着先进的智力是什么样子的，已经显示出这种思维远远超过他们的寿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成为同样的人，通过它，我们是第一批显示这种智力进步的人类之一，这

也要感谢我们，这在将来应该成为普遍现象。我们不能为了任何**回报**而这样做，也不能期待任何**回报**，而是知道我们真诚地做好事，我们的生命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们仍然可以活着看到并享受我们努力的一些早期成果，甚至为自己。

因此，我们的操作方法是**非暴力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提出的系统比其他系统优越，如果你有优越的东西可以提供，你不需要**强迫**它。我们甚至不愿意**强迫**我们的想法，因为根据我们自己的规则，**强制**接受任何东西都自动意味着我们已经输了。我们希望消除扭曲的东西（如宣传），并通过它让人们明白我们的方式是最好的。我们可以使用的方法是，例如。

- **理性讨论**，发展和证明观点，以逻辑为基础并通过提供科学证据说服人们。
- **不合作**，拒绝支持或参与我们反对的东西--如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专有软件--尽可能多。
- **教育**，让别人看到问题的真正原因及其解决方案，揭示腐败，传播意识，教授批判性思维，揭示民粹主义、欺骗等。
- **领导一个榜样**，显示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比现状更好。
- 通过非暴力手段进行抗议，如罢工。
- **与现行制度作对**，例如，通过举报或开发工具来打破审查制度。
- **为我们的系统工作**，例如创造公共领域的作品、自由软件、帮助慈善机构。
- **仅仅是做好自己**，传播非暴力情绪，鼓励文明和友好的行为，合作和建立我们的价值观。

请注意，对人类所做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例如饿死他们--对公司所做的事情通常不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公司根本不像人类，我们不认为它们是活的--当然，它们是我们试图消除的东西。因此，对我们来说，从公司偷窃或以其他方式努力消除它们，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并不是**不道德的。

此外，我们更倾向于那些**长期**良好的手段，而不是那些最初取得较好效果，但在未来带来更多罪恶的手段，因为我们着眼于未来，要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缓慢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尝试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健康问题的手段之间做一个类比（当然要牢记类比的所有危险）。一种药物（小剂量的**毒药**）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解决一个人的健康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它也会带来更坏的影响，特别是当它被过度使用时。如果一个人因为生活环境而感到抑郁，一剂**海洛因**可能会使抑郁症在几个小时内消失，但不必说这导致了几个月内的灾难性生活。一个更好的、长期的解决方案是尝试解决抑郁症的原因，尝试解决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即使这在眼前并不那么令人愉快。这个极端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我们更喜欢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长期的解决方案。对我们来说，资本主义就像**海洛因**--它不应该被广泛使用，也不应该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它唯一可接受的使用应该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在一个孤立的实验室里。

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反对使用任何**审查制度**--即对公众隐藏思想、媒体和意见，甚至部分隐藏。审查制度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在短期内是不好的。

长此以往，就会与**信息和分享的自由**相冲突，而且通常需要某种审查机构，这与无政府主义相违背。审查一个想法很容易，所以这是一个诱人的方法，可以让它**暂时消失**（对于临时的政治家来说，也是一个取得快速效果的好方法），但这不是处理一个错误想法的**正确方法**。正确的方法是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审查一个想法也会在**心理上**导致人们首先对它感兴趣，就像对**禁果**一样，其次认为它更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它可以被推翻，为什么需要审查？最后，如果审查制度被合法化为一种可接受的做法，它就会成为宣传和当局反对人民的武器，其中无数的例子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指出来。

因此，即使我们反对纳粹主义，我们也会捍卫纳粹分子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会帮助他们发表意见，以便他们的想法能够被提交给理性评估，公开驳斥和拒绝。

作为绝对信息自由的支持者和知识产权概念的反对者，我们反对对我们的教育材料的使用施加限制，例如这个文本。在我们看来，FSF**错误地**在他们的材料上使用ND（无衍生品）限制，以防止其他人删除或改变他们传播的思想。^[GND]这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想创造福音**。（另一个说法是，无衍生品许可防止改变某人的观点也是无效的--不正确的声明归属只是撒谎，这首先不是版权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如果某人的目标是撒谎，他们总是可以避免侵犯版权）。我们只是把我们通过努力发现的真理传播出去，这样别人就可以看到它，而不必无谓地浪费同样的努力。我们传播的真理可以通过逻辑验证（这通常需要比发现真理小得多的努力，就像数学证明通常比发现真理更容易检查）。因此，如果有人将我们的声明修改为不真实的声明，它将简单地成为一个可验证的假话，而理智的人（我们提议的社会产生的人）将能够揭示这一点。

我们也反对对**任何形式的色情**或其他捕捉犯罪的媒体进行审查（不一定是今天，但最终，作为所述缓慢变化的一部分）。除了上述反对审查制度的论点外，我们不认为观看犯罪录像应被视为犯罪，那只是**对自由的**另一种不必要的限制，我们反对这种限制。与此相反的所谓理由是，允许非法色情制品增加了对它的需求，鼓励生产者犯下更多的罪行。这首先就像说美国的禁酒令减少了对酒的需求一样，并没有，它只是催生了黑手党。

- 其次，需求需要一个市场，由于我们最终反对市场，市场需求在我们的世界里不可能上升，因为市场并不存在。

关于非暴力与和平主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是：**如果对方使用暴力，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写了很多，所以我们不会多说，但我们已经看到非暴力在历史上多次在实践中对暴力起作用，例如甘地、马丁-路德-金或天鹅绒革命。因此，我们知道，非暴力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类型**的暴力是有效的。

在我们理想的社会模式中，每个人都已经完全废除了暴力，但作为理性主义者，我们也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实践中，可能总是存在着非暴力可能完全无效的暴力案例。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根本无法理性思考的疯子正在疯狂地杀人，尽可能多地杀人。我们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在我们这个完美的、理想的、遥不可及的、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社会里，人们会像看待地震或小行星撞击等自然灾害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完全无力抵抗，他们会简单地接受这就是一场灾难。他们可以逃跑和躲藏，但一般会让这个疯子做他所做的事--在世界范围内游荡和杀人，直到他老死。社会会受到伤害，但会幸存下来。那些死去的人不会白白死去--通过不自卫，他们会帮助保持暴力成为理性人的非法手段，使社会不受暴力侵害。

考虑到这种先进的心态即使在遥远的未来也可能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我们接受一些最低限度的暴力或武力可能总是作为一种防御手段而存在，我们可以容忍这一事实，只要它确实是绝对的最低限度，而且关于暴力的心态是正确的。我们**永远不会认为任何使用暴力的行为是胜利**，而是一种损失，只是可能是一种较小的邪恶。我们**永远不会庆祝通过暴力取得的任何成果**。在危险的疯子杀人的情况下，在一个接近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很可能在不伤害他或使他痛苦的情况下使他不能动弹，并把他放在一个他不能继续进一步杀人的地方--记住**这不会是一个监狱**！我们不会寻求惩罚。我们不会寻求惩罚这个人，只是为了防止杀害更多的人。

是的，在非暴力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受到伤害，但使用暴力的情况也是如此，最终只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反击才能阻止进一步的暴力，并使解决冲突的更好方法，如讨论，得以进行。

一些批评非暴力的人认为，使用暴力可以是合理的，因为它可以防止更大的暴力发生，这可能是真的，但只是在短期内。我们想得更远--我们的目标是**使暴力非法化**，以防止远期所有可能的暴力，因此我们选择非暴力，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在近期范围内受到更多伤害。

也可以听到批评者说，根本不可能让人们改变，成为完全非暴力的人。他们说，暴力自然存在于我们身上，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留在我们身上，因为物种的进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对此，我们有两个答案。

1.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暴力行为和和平行为在我们身上一样自然，哪一种行为表现出来是由哪一种行为的燃料决定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自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和平和暴力的天性都是进化赋予我们的，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我们需要这两种天性。因此，如果我们创造一个不助长暴力的环境，暴力就不会显现。
2. 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行为的进化变化也被证明是极其迅速的，例如选择性繁殖（在我们的社会中，这可能是自然发生的，至少部分是由女性选择与那些与她们的道德价值观相同的男性生孩子）。通过一些努力，完全敌视人类的野生狐狸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会转变为友好的宠物。^[ECD]

人们**没有动力去对抗一个真正的、可核实的、为他们的利益而设计的系统**，因为他们会与自己的利益对抗。在这样的世界里，暴力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暴力和反抗只能来自于那些无法清晰思考的疯子。

我们承认，目前有许多人，如激进的极右翼分子，对他们来说已经太晚了，几乎不可能被说服去改变。然而，我们

我们的目光远远超出了这一代人的时间，这些人早就不在了。在目前，我们的目标只是影响一些人，这些人将进一步影响其他人和下一代，采用我们的一些想法并将其传给他们自己的孩子。

教养（不仅仅是父母，还有整个环境）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决定了一个人的性质。请注意，本着非暴力的精神，我们**绝不是**在谈论**强行教养**，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实现完全相反的结果--孩子后来激进地**反对**他们被**强行灌输**的思想--而不是谈论给孩子造成痛苦。我们说的是**以身作则的教养**，在**正确的环境中成长**。例如，尽管按照进化论，**裸体对人们来说是自然的事情**，但他们却做了不自然的事情，都穿上了衣服，因为他们只是在都穿衣服的人中间长大。穿衣服不是一个强行灌输的想法，它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标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反抗这个标准。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希望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如非暴力或反对竞争，成为同样的标准。

尽管我们是**非暴力**和**非革命的**，但我们仍然是**严格的**。我们要**缓慢而坚定地掌好方向盘**。

与其他问题类似，根据我们**缓慢变化**的方法的性质，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不得不容忍，有时甚至继续做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例如，容忍中央集权政府。我们可能会参与这个系统，投票并试图通过法律使其变得更好，从而减少伤害，同时努力摆脱这个系统。我们有时可能会为我们的软件和艺术使用自由许可证，即使我们从根本上不同意许可证的概念。**另一方面**，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道德的，那么自愿做出快速而重大的改变是**很好的**，也是**可取的**，例如**绝不使用专利软件**，**绝不吃肉**，**积极努力反对全球变暖**，等等。

请记住，尽管我们严格反对**公司**，也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但我们**并不反对一般的组织**！我们支持成立非营利组织，并将其视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最佳方式。我们支持组建**非营利组织**，如今，我们认为它们是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种伟大方式。我们知道非营利组织目前存在不完善之处，例如与公司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他们的目标是绝对正确的（并正确地反映在**非营利组织**的名称中），而且实践确实表明他们通常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得多，这只是很小的、非常可以容忍的。这些小的不完美会随着我们事业的推进而被修复。

现在很明显，资本主义和竞争已经感染了我们文明的所有重要部分，因此不可能一下子放弃它们，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不可接受的伤害，即在没有准备好替代方案的情况下立即破坏社会的基础。我们的首要重点必须是治疗我们社会的小部分，并为替代方案建立基础。

例如，现在几乎每一件智力作品--甚至是业余的、教育性的和出于非商业目的的--都受到某种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宣传中说这是为了**防止对作者作品的剥削**，这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但同时，这也不再是这种广告的一部分，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使用作品**--重新混合和改进--我们的文化自诞生以来一直依赖于这种使用，直到最近出现的版权最大化主义。^[FRC]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谋杀是合理的，因为它防止受害者死于癌症。然而，非常糟糕的是，这种宣传成功地使作者自己相信了被部分审查的真相，使他们不假思索地

支持法律并坚持对他们创造的任何东西 *保留所有权利*。因此，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业余爱好者，甚至许多发誓要帮助社会的慈善机构都想保留他们的版权，让商业进一步进入它不应该属于的领域，扼杀了公共领域，完全自由分享的想法和无商业心态。我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一个改变这种思想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社会中，至少有一些地方又是完全没有商业的。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教育、传播意识、树立榜样并支持法律的改变**。人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个问题--例如专有代码的问题，因此要进行编程方面的基础教育--然后看到解决方案--关于自由软件的教育--最后要求并实现变革。因此，如果我们讲授诸如自由文化、自由软件、全民基本收入和其他社会主义概念，并展示工作实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变得更广泛，人们可能开始要求改变法律，例如废除自动版权或减少其期限和范围。这将导致更多的公共领域和自由的作品，它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最终提到对社会的一部分的治疗。

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改变由捷径思维和旧时代的错误联想造成的心态。强调**创造工作岗位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消除工作岗位**，实现一切自动化，**争取让所有的人都失去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自愿做有意义的活动**。意识到并接受**生命决不是需要争取的东西**，以及缺乏痛苦，这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的短期目标之一是实施**普遍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教人们简单地思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技能

- 要能够教育自己，抵制民粹主义、谎言和假话，并在进一步追求目标时具有创造性。一个普通人必须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那么，最后，作为**读者**，**你能提供什么帮助**？如果你至少部分地认同了我们的想法，你现在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根据这些相同的想法，我们不会给你一个简单的权威性答案，我们不想发号施令。我们只是要求你**思考，让自己受到影响**，自己验证逻辑，让这些想法与你同在，并作为你未来行动的结果。在一段时间内，你的生活决定将开始受制于我们教你的问题。也许，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会决定免费分享你的一些艺术作品，并将其奉献给公共领域。也许，如果有一个政党倡导我们的一些目标，如全民基本收入，你会决定给它投上你的一票。也许当在街上经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时，这一次你不会视而不见，而是给他一些钱或给他买食物。也许你会决定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支持企业，你宁愿玩一个免费软件的视频游戏，也不去买一个专利游戏，或者你甚至会考虑换一个工资较低的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也许你会决定与其他人分享这段文字。帮助使世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奉献生命的最好事业。

附录A：我们对技术的看法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现代技术因管理世界的公司的权力而受到巨大的影响。这里是我们想象中的技术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寻求并喜欢使用这种技术。由于现代技术是由计算机和软件主导的。

这些将是我们现在的重点，但一般的想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技术。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完全使用和创造**自由软件**^[FRS]（有时被称为**开放源码**，但我们非常喜欢前者）。这不仅是因为常见的安全原因和其普遍较好的质量，而且还因为我们支持信息自由，反对资本主义和集中控制。对我们来说，自由软件的最佳形式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公共领域**自由软件（即公共领域的源代码），因为我们提到反对知识产权的想法。我们对自由软件的定义包括**软件的所有部分**，即甚至包括**非功能的数据**。在这个定义下，我们比FSF更接近Debian。^[DVG]

第二，当软件是免费的时候，我们更喜欢所谓的“**不吸**”、^[SUC]**KISS、最小、足够好、可重用的**软件，至少要遵循**Unix哲学**的一些原则，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可访问性和效率。让我们强调，这适用于所有种类的技术，甚至是诸如视频游戏的技术。对于任何技术，我们都高度支持**可黑客性、透明度、可维护性、可移植性和易于修复**的能力。一个软件应该由尽可能少的程序员来维护，并能被尽可能多的程序员所理解，具有高度的可重用性，并有尽可能少的依赖性，以便生存并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以避免像我们在目前的专有产业中习惯的那样在重新发明车轮上浪费精力。我们相信，这种技术是自然的，当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必要**的臃肿**不再束缚它时，这种技术就会出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创造复杂的技术，只是说它不应该比帮助人们所需的更复杂。

由于这些原因，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更愿意避免不遵守上述规定的资本主义发明，如C++、Java、一般的OOP、重量级IDE和平台等等。这只是一种偏好，而不是严格的拒绝。然而，我们严格拒绝像C#这样的专有或事实上由公司拥有的语言。

此外，本着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我们支持技术用户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即计算机系统的**分散和分布**以及**离线工作**的能力。我们反对现代资本主义趋势与此背道而驰，如**云、DRM或软件即服务**（SaaS，或更正确的SaaS--作为软件替代品的服务）。我们不反对服务器和集中化技术本身，例如档案或游戏服务器，只要它们不创造社会等级，不剥夺用户的自由，不以其他方式危害我们的社会。这不仅适用于软件，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技术自主权和去中心化，这不仅是为了防止滥用，也是为了防止中心节点故障的灾难性场景，例如停电，如今资本主义让我们暴露在其中（例如考虑到微软有权力通过简单的远程禁用其中的Windows电脑来关闭任何国家，这要归功于Windows^[WBD]中设计的通用后门）。应该允许并鼓励人们自己制造电力、工具、食物等。

附录B：我们对现有运动和组织的看法

我们永远感谢**Richard Stallman**（RMS）和他的**自由软件基金会**（FSF）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展示了专有软件的恶意本质，定义了自由软件，推广和支持自由软件，展示了自由软件不仅可以运行，而且大部分情况下甚至**优于**专有软件，主要是坚定地坚持**严格的道德规范**作为超越运动的主要动力。

不过，我们对FSF也有一些批评意见。例如，尽管他们非常

严格意义上的自由软件，他们不支持**自由文化**的相关概念。FSF指出，作为软件一部分的**非功能数据**（如视频游戏中的艺术资产）**不必**是免费的，也就是说，是四个基本自由的例外。他们经常使用**非自由许可证**，如CC-BY-ND，用于他们创造的媒体（如会谈的视频或文本）。他们的**GNU自由文档许可证**（GFDL）允许包括**不变的**（无衍生品）部分，^[GFN]使得被许可的作品**不是自由的**，尽管名字是这样。GNU Verbatim Copying License是GNU的另一个非自由许可证。此外，他们对**copyleft的偏爱**是我们所容忍的，因为它是防止企业伤害的成功手段，但并不完全赞同，因为copyleft是基于**通过版权的限制**，而这是我们不支持的。**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PL）本身是一个自由许可证，但它也是一个冗长、复杂的法律文本，存在许多变体（GPLv2、GPLv3、LGPL、AGPL等），并且有许多条件，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分叉和共享。我们非常喜欢**公有领域**，或者至少是允许性的许可证（MIT等），使分享和重用更容易。

同样，我们非常感谢**Lawrence Lessig**和他的**知识共享**（CC）在帮助普及和传播自由软件的理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包括**文化和艺术**，使自由文化的实践变得容易，随后甚至帮助自由文化许可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主流。

但是，我们也要对莱西格和CC的地址表示批评。莱西格在他的《**自由文化**》一书中说，他最终是**支持知识产权**的概念的。此外，《**自由文化**》这本书，^[FRC]自由文化的圣经，**不是**自由许可的（它有ND的限制），所以**不是自由文化本身的一部分**。至少，通过提倡自由文化的书来背叛一种思想，这看起来是非常不诚实的。此外，我们必须对CC提供**非自由许可证--NC和ND--**并且它们被**广泛地混淆为自由许可证**的事实表示悲哀。CC在他们的网站上正确地告知这些许可证不是免费的，但没有以一种能够防止混淆的方式。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许可证本身的问题--例如，CC0弃权，本应将作品投入公共领域，却**故意**不放弃除版权以外的任何知识产权（如专利或商标），以使其有可能从作品中牟利。^[CNPI]但通过这种方式，令人困惑的是，这种放弃实际上有时**并没有实现公有领域**（公有领域被定义为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的作品体，而不仅仅是版权）。这使软件等的使用变得复杂（目前还没有将软件献给公有领域的替代方案），而且一般来说，这与创造一个站在商业领域之外的作品的想法相悖。看来，**知识共享组织对自由文化并不认真**。

我们推荐阅读Nina Paley的**RANTIFESTO**^[RAN]，它表达了类似的批评意见。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运动会同时**严格而认真地促进自由软件、自由硬件和自由文化**。

我们也非常感谢**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在他之后的其他人，如马丁路德金。我们非常重视甘地不仅教给我们非暴力的原则，而且还证明了非暴力是一种合法和有效的工具，实际上可以**大规模地**使用。然而，我们并不认同甘地的所有价值观

- 甘地与我们不同，他**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例如支持对自由的严格立法限制，例如禁酒令。^[GAN]

开源运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自由软件运动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因此仍然继承了它的一些优点，尽管从一开始它就采取了一个

非常错误的方向，放弃了人的利益（道德）而用**商业利益来代替**，这很快导致了它的腐败，所以我们**不支持开源运动**，尽管作为自由软件的支持者，我们经常能与他们合作。开放源码确实有助于创造和支持许多伟大的自由软件项目，但它的坏处已经开始超过了好处。由于从目标（道德）到手段（开源）的重新聚焦，像微软这样的公司能够滥用开源品牌，并慢慢地将目标转向他们自己的利益（即打击自由软件）。人们已经看到微软试图成为**开源的所有者和决定性力量**，通过购买GitHub，渗透到Linux开发中，传播其宣传（“**微软爱Linux**”）等等。这个运动本身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目标，已经开始接受违反自由软件定义的软件，甚至**他们自己的官方OSI开源定义**。开源的支持者，如**Linus Torvalds**，并不赞同我们对专利软件的担忧，甚至经常支持它。我们希望与此毫无关系。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女权主义、LGBT和反法西斯**等运动不是左派运动，而是**伪左派**--因为它们的运作手段和至少是有问题的目标--所以我们**不支持它们**，尽管我们通常支持它们诞生时可能存在的想法，即性别和性取向的平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

我们更同情PETA这样的组织（他们不是一个运动，而是一个非营利组织）。PETA的目的不是为自己争取权利，而是**完全为了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动物**--而且是以一种诚实的方式。他们有时声嘶力竭的行为的目的，与家庭福利基金会类似，是为事业吸引注意力，而不是像女权主义者和LGBT成员那样，散布恐惧和优越感。

我们完全支持素食主义和道德素食主义，因为这些完全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参考资料和说明

- [AFC]。例如，在世的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科学家之一诺姆-乔姆斯基在《**诺姆-乔姆斯基**》一文中表达了批评意见。**Antifa**是“**给右派的重大礼物**”，作者Maya Oppenheim，2017年，<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noam-chomsky-antifa-major-gift-right-wing-anti-fascist-alt-left-a7906406.html>（访问日期：2019-08-23）。“**当对抗转移到暴力的舞台上时，最强硬、最残忍的人才能获胜--我们知道那是谁。这与机会成本是完全不同的--失去了教育、组织以及严肃和建设性活动的机会。**”
- [AFQ]:**An Anarchist FAQ**, 版本由13.1, The Anarchist FAQ Editorial Collective,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the-anarchist-faq-editorial-collective-an-anarchist-faq>.
- [BIE]。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by Evelyn L. Forget, 2001: “**相对于对比组，MINCOME的受试者的总体住院率，特别是事故和伤害以及精神健康诊断的住院率都有所下降。**”**当你给他们的父母一点钱时，发生在贫困孩子身上的了不起的事情**，作者Roberto A. Ferdman为www.washingtonpost.com, 2015。“**配偶之间的关系往往因此得到改善[.....]父母倾向于减少饮酒[.....]一些家庭，由于得到了提升，甚至搬到了收入和教育方面都稍好的人口普查区。**”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基本收入试点的清单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找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ic_income_pilots.

- [BUD]: **The Ideas and Meditative Practices of Early Buddhism**, by E. J. Brill, 1988. 第12页讨论了所谓的高贵的八正道。"正确的言论：不说谎"，"正确的行为：不杀生或伤害"，"正确的生计：以乞讨为生，[.....]不拥有超过严格必要的东西"。
- [CAP]。在《企业社会责任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中，马丁-布鲁克纳（Martin Brueckner）撰写的《作为精神病患者的公司》（**Corporation as Psychopath**）一文中，公司的行为已被证明符合精神病行为的诊断标准。2013。
- [CMO]:根据定义，版权和专利是由法律授予的垄断，给予作者或发明者**独家**使用权，未经版权/专利持有人许可，几乎禁止任何竞争性使用。这一点被普遍承认，例如莱西格。"生产这些拯救生命的混合剂的药物公司至少享有二十年的发明垄断权。"[FRC]
- [CNH]。许多人都提出过这种看法，例如，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说："银行是**人以外的东西**。银行里的每个人都讨厌银行做的事，但银行却在**做**。我告诉你，银行是**比人更重要的东西**。它是一个怪物。人创造了它，但他们无法控制它。"
- [CNP]: **CC0 Universal 1.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legalcode.txt>: "Affirmer持有的任何商标或专利权都没有被放弃、抛弃、交出、许可或受到本文件的影响。"
- [COC]。行为准则（COC）是关于软件开发者应该如何互动的宣言，最近它已经成为自由软件开发中**强行推动LGBT和女权主义宣传**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武器。例如，请看下面这段话。"我们成功地清除了Brendan Eich、Linus Torvalds和Richard Stallman。一个白人男性同性恋恐惧症患者，一个白人男性音调障碍的怪胎和反社会者，以及一个白人男性厌恶女性者。COC是我们的武器。COC是我们取消那些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任何社会中的人的方法。"(<https://forum.freemagedev.net/viewtopic.php?f=20&t=12536#p88240>，存档于<https://archive.li/WGz6h#90%>)。COC是反自由言论的，并且通过将重要的开发者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行为挤出项目（见例如著名的Linus Torvalds被迫离开他自己的项目--Linux的开发的案例）和阻止拒绝在COC保护下的不称职的开发者而伤害自由软件的开发（即真正的左派事业）。最突出的COC可能是**贡献者盟约**，例如Linux、Go和Ruby on Rails所使用的，由Coraline Ada Ehmke，一位变性的LGBT活动家制定。
- [CUB]。无数的不道德行为的例子不需要过多指出，但一些例子包括资本主义的象征，可口可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iticism_of_Coca-Cola，2019-08-23访问），香烟公司（Chesterfield, Camels, Marlboro）虚假地宣传吸烟是健康的，甚至焦油弄伤儿童，雀巢公司在干旱和没有合法权利的情况下索取和销售水（<https://www.latimes.com/food/sns-dailymeal-1864756-drink-nestle-extracting-water-illegally-drought-california-122817-20171228-story.html>，2019-12-21访问）或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关闭工厂破坏弗林特市，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在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1998《罗杰与我》中有所描写）。公司经常反对工会对员工的保护，例如，见文章《达美航空让工人买电子游戏而不是加入工会》（<https://www.vox.com/the-goods/2019/5/10/18564745/delta-anti-union-video-game-poster>,

于2019-08-24访问)。“这些看似破坏工会的手段令人扼腕,但它们并不罕见。”达美航空的海报上写道。“工会会费每年约为700美元。一个新的视频游戏系统与最新的热门游戏听起来很有趣。把你的钱用在这上面,而不是向工会缴纳会费”。

- [DEC]。民主党的高官南希-佩洛西曾在2017年的CNN市政厅公开表示。“我们是资本家,这就是事实。”根据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在大约2018一半(47%)的民主党支持者喜欢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 [DVG]:蝶变自由软件标准 (https://people.debian.org/~bap/dfsg-faq.html#not_just_code, 2019-08-23访问)。“我们将我们的自由标准应用于所有软件的所有部分在Debian中。这包括计算机程序、文档、图像、声音等”,与GNU自由软件定义(<https://www.gnu.org/distros/free-system-distribution-guidelines.en.html#non-functional-data>, 2019-08-23访问)。“我们不坚持非功能数据的自由许可标准。”
- [ECD]:早期犬类驯化。农场狐狸实验》,作者Lyudmila N. Trut, 1999年:“在为驯服而培育的第六代中,[狐狸]渴望与人类建立联系,呜咽以吸引注意力,像狗一样嗅和舔实验者。”
- [FES]。经常听到女权主义者公开谈论想要超越男性,例如,“寻求与男性平等的女性缺乏雄心壮志。”这是蒂莫西-李里的一段话。虽然这也受到了知名女权主义者自己的批评,比如贝蒂-弗里丹,但运动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 [FRC]:自由文化,作者Lawrence Lessig, h2004, <http://www.free-culture.cc/freeculture.pdf>。
- [FRS]:什么是自由软件?,由GNU项目提供, <https://www.gnu.org/philosophy/free-sw.en.html>, 于2019-08-20访问。
- [FTU]:要求不可能的事。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彼得-马歇尔,1992年,第473页:“他主动把一个大四约四百平方英里、大约七百万人口的地区组织成一个自治区[.....]无政府主义者负责大片领土,这是现代史上无政府主义大规模行动的少数例子之一。”
- [甘地]。在1931年4月30日对Fox Movietone News的电视采访中,甘地确认他赞成在新印度全面禁酒。An Anarchist FAQ^[AFQ]在该节中还说A.3.7 有宗教无政府主义者吗?“我们必须强调,甘地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 [GFN]:来自GNU自由文档许可证,1.3版,第4节。modifications (<https://www.gnu.org/licenses/fdl-1.3.en.html#section4>)。“你必须[.....]保留文件的所有不变部分,其文本和标题不做任何改动。”
- [GND]:陈述观点的作品的许可证,在GNU网站上, <https://www.gnu.org/licenses/license-list.html#OpinionLicenses>, 于2019-08-23访问。
- [GNM]:The GNU Manifesto, by Richard Stallman, 1985, <https://www.gnu.org/gnu/manifesto.en.html>。
- [HGW]:纽伦堡审判期间对戈林的采访, 418月 1946。
- [ISL]:古兰经》。泰勒和弗朗西斯出版的《古兰经》2006--第416页:“正直的人是[.....],尽管他爱钱,但他还是把钱捐给近亲、孤儿、穷人和乞丐。第214页:“除了在《古兰经》中无数次提到宽恕之外,在先知的生活中也有许多实践宽恕的例子,他被誉为[完美人类]”,第415页。“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古兰经》最经常和最迫切地坚持对穷人、有需要

的人、陌生人、奴隶和囚犯的仁慈。这一点以下列形式表达

义务施舍（天课）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自愿施舍（sacraqa）的形式。”《穆斯林的品德》，穆夫提-A-H-乌斯马尼译，2004年--第14章：“以柔克刚。[他应该把忽视犯错者的错误看作是对真主的一种感谢”，第十五章：“[伊斯兰教]建议[其信徒]善待他人，正直行事，帮助亲属，做各种善事和美德”。

- [局域网]:构建社区的食物。加拿大的锡克教Langar，由Michel Desjardins和Ellen Desjardins，2009年。维基百科上还有：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gar_（锡克教）。
- [LKC]:Linux是历史上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软件之一，它为大多数互联网服务器和许多其他计算机提供动力。它的创造者，Linus Torvalds，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业余爱好开始，没有盈利的目标，并使它成为自由的。^[FRS]在他的书中，他写道：“这个项目最重要的部分是弄清楚这台机器的作用，并从中获得乐趣[.....]每个人都知道我在Linux上没有赚到任何钱。”在该项目开始时的一封著名的电子邮件中，他说。“我正在做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只是一个爱好，不会像gnu那样大而专业）”。
- [LOT]。计算出的负预期值可以在《商业内幕》的文章中找到，例如《百万大奖超过5亿美元-我们做了计算，看看是否值得买票》，作者Andy Kiersz，2018，<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ega-millions-lottery-jackpot-expected-value-2018-3>。
- [LCU]:学习曲线》，作者F.E.Ritter和L.J.Schooler，2001，10.1016/B0-08-043076-7/01480-7。
- [MCM]。批评资本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是，例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1848。
- [MHD]:美国的心理健康在下降吗？，作者是埃德蒙-S-希金斯，<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is-mental-health-declining-in-the-u-s/>。 “每10万人中的自杀率已经上升到30年的高点[.....]自1980年以来，精神障碍的残疾赔偿金急剧增加[.....]他们发现，在过去20年中，精神障碍的代价越来越大[.....]在过去20年中，精神疾病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最常见的残疾原因。”
- [MOG]:大富翁的发明家。The Progressive Who Didn't Pass 'Go', by Mary Pilon for www.nytimes.com, <https://www.nytimes.com/2015/02/15/business/behind-monopoly-an-inventor-who-didnt-pass-go.html>, accessed on 2019-08-19: “[伊丽莎白-马吉]设计这个游戏是为了抗议她那个时代的大垄断者。”垄断游戏。2018年发布的作弊者版，附有“完成作弊获得奖励，但作弊失败则要承担后果！”这样的宣传语。
- [POV]: 让10亿人摆脱贫困需要多长时间？作者：马丁-拉沃利翁，2013年。“在撰写本报告时（2012年），现有数据表明，世界上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投资和发展将确保儿童的权利，作者：欧内斯特-C-马杜博士。“世界上22亿儿童中约有一半生活在贫困中，每天晚上有一百万300儿童饿着肚子睡觉。”
- [RAN]:RANTIFESTO，作者Nina Paley，2011，<https://blog.ninapaley.com/2011/07/04/rantifesto/>，于2019-08-23访问。
- [SHE]: shitexpress, <https://www.shitexpress.com/>, accessed on 2019-08-19。
- [SUC]: suckless, 少吸的软件, <https://suckless.org/>, 于2019-08-23访问。
- [TGE]:Richard Stallman在他的网站上汇总了一份有来源的科技公司的罪状清单